



WAIGUODUMUJUXUAN

国独幕剧选

I13/3

外国独幕剧选

WAIGUODUMUJUXUAN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62869



762869

外国独幕剧选

中国戏剧家协会湖南分会选编

责任编辑：李恕基

装帧设计：王诚龙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75,000 印张：18.25 印数：1—2,500

统一书号：10109·1282 定价：1.34元

编 者 的 话

外国戏剧是一个丰富的艺术宝库，千百年来各国戏剧家创造了大量的优秀剧本。为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戏剧事业，满足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阅读外国优秀剧作的愿望，我们编选了这本《外国独幕剧选》，供读者借鉴和欣赏。

收入本书的二十个独幕剧本，其中大部分曾在我国舞台上演出并受到欢迎。编选中我们注意了风格和流派的多样化。为了便于读者欣赏，我们还对所选剧目及其作者作了简要的分析介绍。介绍文字由丁楠同志编写。

本书编选当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有的提供珍藏的译本，有的帮助核查资料，有的热情地提出宝贵建议，借此机会，谨向这些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编选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〇年三月

目 录

- 可笑的女才子 [法国]莫里哀(1)
逼 婚 [法国]莫里哀(36)
赌 棍 [俄国]果戈理(66)
蠢 货 [俄国]契诃夫(117)
求 婚 [俄国]契诃夫(138)
沙乐美 [英国]王尔德(158)
- 骑马下海的人 [爱尔兰]沁孤(199)
月亮上升的时候 [爱尔兰]格莱葛瑞夫人(214)
十二镑钱的神情 [英国]巴甫(228)
上了锁的箱子 [英国]麦斯非尔德(255)
牺 牲 [印度]泰戈尔(291)
父 归 [日本]菊池宽(324)
婴儿杀戮 [日本]山本有三(337)
· 莫里生案件 [美国]马尔兹(364)
钉上十字架的人 [墨西哥]索洛萨诺(408)
最后的瞬间 [多米尼加]多明格斯(425)
· 破旧的别墅 [苏联]雅鲁纳尔(448)

- 例外与常规 [德国]布莱希特(466)
奥尔菲 [法国]科克托(496)
动物园的故事 [美国]阿尔比(544)

可笑的女才子

〔法国〕莫里哀

莫里哀（1622—1673）是法国伟大的喜剧作家、戏剧活动家。他从小酷爱戏剧并一生致力于此。他随剧团周游了大半个法国，历时十余年，目睹了社会的风俗世态和形形色色的人物，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一六五八年回巴黎后发表了《可笑的女才子》、《丈夫学堂》、《妇人学堂》等讽刺喜剧。

《可笑的女才子》是一出散文体的独幕喜剧。作者以讽刺的笔调批评了当时上层社会妇女的矫揉造作，非常深刻、有趣。因剧本触犯了贵族反动势力，遭到禁演。莫里哀没有被吓倒，他又陆续写出了《伪君子》、《唐璜》、《吝啬鬼》等戏。他的创作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古典主义的陈规旧套，发展了现实主义精神，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戏剧的发展，影响很大。

剧中人物

拉格朗士
杜克拉西} 被拒绝的求爱者。

高西布斯——忠厚的小市民。

玛德隆——高西布斯的女儿} 可笑的女才子。
卡多丝——高西布斯的侄女}
玛罗德——两个女才子的女仆。
阿芒卓尔——两个女才子的男仆。
玛斯加里尔——拉格朗士的男仆，在剧中冒充侯爵。
若特莱——杜克拉西的男仆，在剧中冒充子爵。
轿夫两名。
邻家女子数人。
提琴手数人。

第一场

出场人：拉格朗士，杜克拉西。

杜克拉西 拉格朗士爵士！

拉格朗士 什么事？

杜克拉西 我请你不要笑，看一看我的脸色。

拉格朗士 怎么样？

杜克拉西 我们客也拜过了，你觉得怎么样？你很满意吗？

拉格朗士 照你的看法，我们有满意的理由吗？

杜克拉西 说句实话，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拉格朗士 我啊，老实对你说吧，真把我肚子都气破了。从来也没见过两个外省的蠢女子会这样装腔作势，也没见过象我们这样两个男子汉大丈夫竟这样让人瞧不起！看她们那个样子，简直连个座位都没想给我们。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两个人老是彼此扒着耳朵说话，老是打哈，老是

擦眼，好象困得要命，老是问几点钟。不管我们跟她们说什么，她们只回答一声“是”或一声“不是”，从不多说一句话。总而言之，即使我们是世界上最微贱的人，所受的待遇也不会比刚才的更坏，你说对不对？

杜克拉西 我看你对这事好象还真的感觉难受了。

拉格朗士 当然，我很感觉难受，并且难受得这样厉害，我还一定要报复一下这种无礼的待遇。我知道她们为什么瞧不起我们。原来咬文嚼字的气息不仅毒害了巴黎，也传布到了外省；并且这两个女人吸进去的毒气还真不少呢。她们的为人，一言以蔽之，是又要咬文嚼字又要卖弄风情。我已看出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她们的欢迎；你如果相信我，任凭我去做，我们倒可以玩弄她们一番，叫她们知道知道她们的愚蠢已到了什么程度；同时也叫她们把头脑稍微清醒一下，认清楚她们的社会究竟是个什么社会。

杜克拉西 怎么，你还不肯罢休？

拉格朗士 我有一个听差的，他叫玛斯加里尔；依照许多人的看法，他可以算得是一个聪明才子；因为在如今这个年头儿，聪明才子可以说是最不值钱的货色。他是一个怪人，一心只想假充有身份的大人物。他多少懂得点交际场中的礼节，也会诌两句诗，因此看不起别的听差跟班，总骂他们是畜生。

杜克拉西 那末，你打算怎么办呢？

拉格朗士 我打算怎么办吗？应该……我们先走出这个门再说吧。

第二场

出场人：高西布斯，杜克拉西，拉格朗士。

高西布斯 那末你们见着我的侄女跟我的女儿了？事情顺当吗？

你们见面的结果怎么样？

拉格朗士 这个吗，你不必问我们，顶好是去问她们。我们只能对你说，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好意；再见了。

杜克拉西 再见了。

高西布斯 （独自一人）嗯！他们好象很不满意，就这么走了。

他们这样不高兴是因为什么？这得问一问。喂！来人啊！

第三场

出场人：高西布斯，玛罗德。

玛罗德 老爷，你叫我干什么？

高西布斯 两位小姐在哪儿？

玛罗德 在她们的梳妆室里。

高西布斯 在那儿干什么？

玛罗德 调制抹嘴唇的油膏。

高西布斯 老是唇膏，快去叫她们下来。

第四场

出场人：高西布斯（独自一人）。

高西布斯 这两个该死的东西老是调唇膏，大概是有意要把我弄得倾家荡产。到处只看见蛋白，美肤油，还有上千种我叫不上名的零碎小东西。自从来到这儿以后，她们至少已经用了一打小猪的肥油；她们使用的羊蹄，足可以叫四个听差的天天吃饱。

第五场

出场人：玛德隆，卡多丝，高西布斯。

高西布斯 为在你们的狗嘴上抹油，值得耗费这么多的钱吗？你们不妨说说，他们都气哼哼地走出咱们家，你们怎么得罪了那两位先生？难道我没嘱咐你们，那是我给你们找来的丈夫，你们应该好好接待吗？

玛德隆 他们使用的方法是那么古怪出奇，叫我们怎能看得上眼？

卡多丝 叔叔，他们那种人，稍稍懂得道理的女孩儿是绝对跟他们说不到一起的。

高西布斯 这两个人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

玛德隆 他们对女人求爱的方法实在不象话！怎么！一开口马上就谈结婚！

高西布斯 那么，你要他们先谈什么呢？莫非要他们先谈怎么轧姘头？他们进行的方法不是正应该使你们庆幸，也应该使我庆幸吗？还有比这更叫人感动的吗？他们所希望的是那种神圣的结合，这不正证明他们的意图是十分纯正的吗？

玛德隆 哎哟，我的父亲呀，你说的这番话是地地道道小市民的口吻。听你这样谈话，真要把我羞死了；你真应该叫人教你一点处世的漂亮调子。

高西布斯 我不需要什么调子，也不需要什么歌词。听我告诉你，结婚是神圣的事情，从结婚下手那正是正人君子的行为。

玛德隆 我的老天爷啊！要是人人都象你，一部小说不马上就完结了吗？如果西吕斯一开始就要了孟黛娜，阿隆斯直截了当跟克雷里结了婚，^①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高西布斯 你乱七八糟说些什么？

玛德隆 我的父亲呀，你看我妹妹也在这儿呢，她的看法是和我一样的，结婚必须摆在最后，在这以前还有许多事要做。一个求婚的人，如果想讨人喜欢，首先应该懂得怎样用悦耳的词句表示他的爱慕，怎样显出他是个和蔼、温柔、热情的男子；追求一个女子是允许的，但必须按照一定的程

① 这是十七世纪著名小说家司居戴丽小姐所著的两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这两部小说：“伟大的西吕斯”和“克雷里”，是当时自命文学家的女子十分喜爱而经常翻阅的书。

序。首先他应该在一座神庙里，或是公园里，或是某一种举行公开典礼的场所里，先跟那个他所爱的女郎见个面；要不然就一切听天由命任凭一个亲戚或朋友把他带到那个女子家里，但从那里出来之后，他便应该神魂颠倒，郁郁不乐。此后，他应该把他的爱情隐藏一个时期不叫对方知道；不过还必须好几次地去拜访他爱的对象，每次见面还总得提出一个有关爱情的问题来讨论，借此锻炼锻炼在座各位的头脑。倾吐爱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那通常是在公园的林荫路上，趁同来的伴侣们稍稍离开的时候进行的；等他把爱情倾吐之后，照例我们要勃然大怒，我们的脸突然红起来；这股怒气应该使这个求爱者在一段长时期内不敢再上门。然后他再想法子平息我们的怒气，让我们不知不觉地听惯了他的绵绵情语，最后才逼得我们不得不坦白说出爱他的话，这在我们是非常难以出口的。此后便该横生许多意外；譬如说已经定局的姻缘凭空又插入了情敌，双方的父亲又横身出来阻挠，因为莫须有的事两小之间又起了醋海风波，一面是喊冤叫屈，一面是痛不欲生，最后只好硬干，硬把这个女子带走，还有其他等等说不尽的事。你看，如果想漂漂亮亮办事，就必须那样才行；如果不想做庸俗的情人，这些规矩是万不能省略的。要是开门见山一下手就谈夫妇的结合，订个婚约就算搞过恋爱，把一部小说从尾上读起，我的好父亲，让我再告诉你一遍，没有比这种方法更市侩气的了；不必说做，看一看我心里都难受得要命。

高西布斯 你说的是什么外国语？这就叫作上等语言吗！

卡多丝 叔叔，我姊姊说的话实在是至理名言。对那样丝毫不懂高尚风情的人，怎能好好接待他们呢！我敢打赌，他们一定没见过温柔乡的地图；什么情书、温存、情简、恋歌，那都是一些他们闻所未闻的地方^①。他们全身都在证明这一点，他们丝毫没有叫人一见面就发生好感的神气，这一切，难道你都看不见吗？他们是拜访爱人来的，可是大腿上光光的没有一点花边，帽上也没有羽毛，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衣服上竟一条绸带也没有；天啊，这算什么求爱的人呵！服装是这么粗陋！言谈又那么枯燥！我们真不能忍受，实在吃不消。我还注意到他们的胸饰也不是名手缝制的，他们的短裤也不够肥大，至少还差着半尺。

高西布斯 我想她们两个是疯了，这一套糊言乱语，我一句也不懂。告诉你，卡多丝，还有你，玛德隆……

玛德隆 咳！我的父亲呀，请你从此放弃这种古怪的名字，别再这样叫我们了。

高西布斯 这种古怪的名字！这不是你们领洗时节取的小名吗？

玛德隆 我的天啊，你怎么这样庸俗！许多事都使我惊奇，其中之一便是象你这样的人怎会生出象我这样的女儿。在漂亮的文章里几时又听见过卡多丝和玛德隆这样的名字？你还不老实承认，这个名字用上一个就可以把世上最好的小

① 司居戴丽小姐的小说“克雷里”中有一张比喻式的地图。地图上标明一个人要到温柔乡去，必须先攻破“情书村”，“情简镇”夺取“温存堡”等等。

说弄得不成格局吗？

卡多丝 是的，叔叔，稍微娇嫩一点的耳朵听了这种名字就要感到异常不舒服；我姊姊自己选择的名字是“波丽采娜”，我自选的名字是“亚曼德”，那才是美丽悦耳的名字，你是必须承认的。

高西布斯 听我告诉你们，我只有一个主意。除了你们的代父母给你们取的名字以外，我不许你们有别的名字；至于那两位先生呢，我清楚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家当，我已下了决心要你们当作丈夫来接待他们。我不想再担负你们的生活了；我这般年纪，叫我照顾两个女孩子实在觉得责任太大了。

卡多丝 叔叔，我呢，我只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就是我实在看不惯结婚这回事。一想到结了婚就要挨着一个赤条条的男子睡觉，这怎能叫人忍受呢？

玛德隆 我们刚到巴黎不久，请你允许我们在这个高尚社会里先喘口气歇一歇。请你不要管我们，让我们自己从从容容地来穿插我们的小说，你不要这样紧赶慢赶地催逼我们结束这个故事。

高西布斯 （旁白）不用再怀疑，她们是完完全全疯了。（高声）再告诉你们一遍，你们说的这一大堆废话，我是一句也不懂；我一定要独断独行了；免得你们再唠唠叨叨，我干脆告诉你们吧：或是你们两个不久就嫁人，或是两个都去当修女，我立誓要这样做。

第六场

出场人：卡多丝，玛德隆。

卡多丝 我的天啊！我的亲爱的，你的父亲怎么这样顽固！他的脑筋怎么这样迟钝！他的心灵里是多么阴森啊！

玛德隆 有什么法子呢，我的亲爱的！我真替他惭愧。我很难相信我是他的亲生女儿，我想总有一天会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把我本来的高贵的出身发现出来。

卡多丝 我也这样想；是的，这是非常可能的；因此当我自己看一看自己的时候……

第七场

出场人：卡多丝，玛德隆，玛罗德。

玛罗德 外面有一个听差的打听你们在家不在家，他说他的主人要来看你们。

玛德隆 糊涂虫，你应该好好学一学，不要老这样庸俗地说话。
你应该说：外面有一使者探询你们是否可以接待宾客。

玛罗德 唉！拉丁话我是不懂的；我也没有象你们那样在伟大的西尔里面读过纸学^①。

① 玛罗德把司居戴丽的小说“伟大的西吕斯”，误读成伟大的西尔，把哲学误读成纸学。

玛德隆 你真是个蠢丫头！这如何叫人忍受！这个听差的主人倒是谁呢？

玛罗德 他对我说是玛斯加里尔侯爵。

玛德隆 哎唷，亲爱的，是个侯爵！是个侯爵！好吧，快去告诉他说我们可以接见。这一定是一个曾经听见谈起过我们的才子。

卡多丝 当然，我的亲爱的。

玛德隆 我们应该在楼下这个客厅里接待他，还不便马上把他请到我们的卧室去。我们至少应该整理一下我们的头发吧，我们应该维持我们的声名。玛罗德，快把“丰韵的顾问”拿到这儿来。

玛罗德 不说瞎话，我实在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玩意儿；你们要想我听懂你们的话，你们就得说基督徒的话。

卡多丝 你真可算是无知已极，快把镜子拿过来吧，可是千万注意不要投入你的形象染污了玻璃。

她们二人都走出。

第八场

出场人：玛斯加里尔，轿夫甲，轿夫乙。

玛斯加里尔 轿夫，到了！就是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两个混账东西一会儿撞在墙上，一会儿碰在石块上，简直有意思要把我撞碎。